

伊豆旅館的神秘案

東野圭吾



文春文庫

第二章

还是这周，星期四的早晨，芙美子一个人在家时，侦探打来了电话。她拿起话筒，听到侦探那毫无感情的声音。

“昨天您丈夫回来时是几点钟？”

听了侦探的问话，美美子稍微想了一下说：“昨天晚上回来是九点多钟。”侦探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有什么问题吗？”

“嗯。实际上，昨天晚上您丈夫从公司出来后见了一个女人。”

“.....”

“喂——喂。”

“啊，是，我在听。我在想，他果然是.....后来呢？”

“很遗憾，还没有确定那个女人的身份，但想先告诉您一声。”

“是这样啊.....拍到照片了吗？”

“拍到了。”

“那么，能给我送来吗？我希望越快越好。今天下午行吗？”

“明白了。”

详细约定了时间后，芙美子便放下了电话。

在约好的时间里，侦探准时到了，这次，那位女助手没有来。侦探告诉芙美子，她有其他的工作。

“那也是关于婚外情的调查吗？”

对于这个问题，侦探只是稍微歪了歪脑袋，未置可否。

到客厅坐下后，侦探从皮包里拿出了一沓资料，上面还贴着照片。

“六点半从公司出来后，您丈夫便上了出租车到吉祥寺去了。在车站附近的一家书店里看了一会儿书，不久一个女人来了。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后，便一起去了情人旅馆。”

当听到旅馆时，芙美子使劲儿咽了口唾液，“后来呢？”

“八点半两人出来了。您丈夫去了车站，应该是直接回家了。问题是那个女人，在车站前上了出租车朝新宿方向驶去。我们也开车跟在后

面，可是在她下了车，进入地下通道后便失踪了。总觉得她好像是故意要甩掉我们。”

“你是说被发现了吗？”芙美子皱着眉头说。

“没有。肯定没有。因为我们非常小心。那个女人可能担心会被跟踪才这样做的，或许是怕跟您丈夫的约会被发现而特别谨慎吧。她戴着深色眼镜，并且还用围巾把鼻子和嘴都遮得严严实实，让人看不清她的脸。”

“这么说……那个女人也是有夫之妇？”

“这很有可能。”侦探淡淡地说。

“如果看不清脸，那么，就是看了照片也无法弄清楚她是谁吧？”说着，芙美子紧紧地咬住了嘴唇。

“从照片上很难分辨那个女人是谁。不过，这不是您丈夫有外遇的证据吗？”

“说的也是……能把照片给我看看吗？”

“请。”侦探说着把贴着照片的资料放到了芙美子的面前。照片上是穿着浅驼色大衣的佐智男和正如侦探描述的那样，用围巾把嘴巴严严实实围住的女人。她把照片拿在手上看了一小会儿，突然不小心“啊”的一声。

“怎么了？”侦探问道，“夫人认识这个女人吗？”

“噢，不不。我不认识她……”芙美子急忙分辩，并把照片放回桌子上，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她转过脸来对侦探说：“真的很抱歉，感谢你们的调查，不过，我希望这件事就此结束，不知是否可以？当然，我会按照当初我们所约定的那样，支付给你们全额费用的。”

侦探下垂的眼睑稍微向上抬了一下，“夫人的意思是您的目的达到了，是吧？”

“啊，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样的话，就按您的意思办吧。”

侦探无奈地补充了一句，“这也是工作。”

“请把照片和底片都给我。还有就是请你们一定要绝对保密，行吗？这非常重要。”

“那是一定的。”侦探满口答应。

约定了将剩下的照片和底片交付的时间后，芙美子将侦探送到了大门口。

第四章

一周后的星期六。

早晨七点多钟，井野里子到外面倒垃圾，看到邻居家的“皇冠”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开车的是这家的男主人阿部佐智男，还有目送丈夫的妻子芙美子。直到车子开远了，芙美子才看见里子站在那里，便轻声地同她打了个招呼。

“您先生这是去哪儿呀？”里子问候道。

“到伊豆去打高尔夫球。朋友约他去的，要明天晚上才回来呢。”

“是吗，那么，夫人一个人在家看门了？”

“是啊。所以，我想上街去买点东西，很长时间都没出门了。”

“这样也好。不过，只有男人才有这么好的事，而我们……”

听里子这样说，芙美子只是笑着点点头便告辞回家了。里子却分明感到，她笑得有些不自然。

伊豆下田的皇冠旅馆里。前台服务员笠井隆夫接到了从212房间打来的电话。那是个双人间，但办理住宿登记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您好，这里是前台……”

话还没说完，话筒里就传来了一个女人惊恐的叫声：“不好了！请快来看看。”

尖叫声使笠井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并立即问道：“出什么事了？”接着，女人尖叫的声音又一次震动着他的耳膜，这次，她的话让笠井的脸色都变了：“不得了啦！喝了啤酒后，他们……我丈夫和阿部先生都倒下了。”

十五分钟后，接到报案的静冈县警察局的刑警们赶到了宾馆。在前台服务员笠井和旅馆经理久保的指引下，刑警们来到了案发现场212房间。

现场有两具尸体。一个倒在地板上，另一个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的男人枕着枕头并盖着被子，再加上还正对着墙，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似的。倒在地板上的男人，则保留着痛苦挣扎的表情。

桌子上放着两个啤酒瓶和三个玻璃杯子。一瓶已经空了，另一瓶还有一半。三个玻璃杯中有一个几乎是空的，一个还有三分之一的啤酒，另外一个杯子倒着，里面的酒都洒在桌子上。

“有住宿登记卡吗？”

一个留着平头、脸色有些黑的刑警问笠井。笠井和久保大概不想看尸体，都站在走廊上。

“有，在这儿……”

笠井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住宿登记卡，递给刑警。

“嗯，阿部佐智男，在赤根工业工作吗？应该是从东京来的吧？你们知道哪一位是阿部吗？”

“知道，那个躺在床上的一定是阿部。这个房间是阿部登记的。”
“那么，另一个人呢？”“这个人我没见过。他好像是真锅夫人的丈夫。”

“真锅？啊啊……”

刑警看着另一张登记卡点点头。

“真锅秋子，同宿人是真锅公一。嗯，像这样妻子的名字在前的还真少见呀。”

“啊……”笠井歪着头说，“实际上登记的时候只有夫人自己，她说她丈夫一会儿就过来。”

“按照这位夫人的话，这里倒着的男人就是真锅公一了？”

“是的。”笠井像是缩脖子似的说。

“你是说正喝着啤酒便突然痛苦地倒下了吗？”

“是的。”笠井回答道。久保经理脸色苍白地站在一旁。

“这些啤酒是这个房间冰箱里的吗？”刑警看着久保的脸问道。

“是的。”久保的声音里透着颤抖。

“是什么时候补充到冰箱里的？”

“应该是今天早晨。我去把负责这个工作的人给叫来吧。”

“那就拜托了。”

听刑警这样说，久保立刻朝电梯走去。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后，刑警又转向笠井。

“那位夫人现在哪儿？”

“啊，她——旁边的房间空着，她在那里等着。”说着，笠井用手指着213房间。

刑警点点头，用眼睛示意站在旁边的高个子警员，后者便过去敲了敲门。从里面传出了很小的声音，于是刑警推开了房门。

屋里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半长的头发被染成茶色，化着浓妆。有点上挑的眼睛乍一看好像很坚强，但却有些不安，布满了血丝。

刑警先自我介绍叫小村，然后问对方：“是真锅秋子吧？”

那个女人默默地点头。

秋子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小村在她对面坐下以方便谈话，而那位年轻的警员则站在一旁。

“这次是来旅行的吗？”小村问道。

“是。”真锅秋子小声回答。

“听前台服务员说你的房间不是212？”

“是的。我们的房间——是314。”

“嗯。很抱歉在这时候还要打扰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可以。”她依然用很小的声音回答。

“首先我想问的是，住在212房间的那个男人是和你们夫妻一道来这里的吗？”

听了刑警的问话，秋子用手帕擦了擦眼角，“这……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说说一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她用嘶哑的嗓音回答。

“请您详细说吧。”

小村把脚搭在一起，做出了要仔细听她讲话的姿势。年轻的警员则站在旁边，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其实，这次来这儿旅行是我丈夫提议的。他说偶尔到伊豆去放松一下也很好。”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周以前。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来没这么说过，所以，当时我很吃惊呢。”

这时，小村警官突然想到了一个毫无关系的问题：自己带家人去旅行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那么，关于旅行的一些事情都是由你丈夫办理的吗？”

“不，这个旅馆是我预订的。但是，是我丈夫说这个旅馆很好的。其他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因为我们是开车来的。”

“你丈夫为什么会说这个旅馆很好呢？”

对于小村刑警的问题，秋子摇了摇头：“到底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他只说以前在这里住过，各方面都不错。”

“噢，是吗。”

小村刑警点着下颌，打着手势示意她继续讲下去。

秋子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似乎是想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一样，深深地吐了口气。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便从家里出发，途中丈夫告诉我，这次阿部先生他们家也一起来。”

“你说的阿部就是死在床上的那个男人吧？阿部他们家……是指……”

“阿部先生他们家也是夫妇二人都来。”

“夫妇？那么，阿部先生的夫人也一起到这里来了吗？”可是，根据前台服务员的证言，阿部佐智男是一个人来的。

“应该是那样的，可是……”秋子用手掌支撑着右脸，脖子顺势扭着。

“你能说说阿部先生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吗？”小村刑警换了一个话题。

秋子做了一下稍微挺直后背的动作。“阿部先生的妻子芙美子和我在大学时的好朋友。”接着又说，“我们的交往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在这期间我们都结婚了，现在我们两家关系很密切呢。”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系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丈夫的兴趣爱好也比较相同，所以经常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以前你们两家也经常一块儿去旅行吗？”

“嗯。差不多每年一至两次。”

“那么，请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吧。”

小村看着对方说：“阿部夫妇也一起去旅行，是你丈夫在车子里告诉你的吧。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不说呢？”

“我丈夫——”说着，秋子像是在考虑什么似的闭上了嘴，“阿部家也一起去旅行是他们昨天才突然决定的，所以，他没有机会告诉我。”

“噢？”

这有些不合情理呀，小村觉得有问题。“说这样的事情会没有机会？这可有些奇怪呢。”

“我也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丈夫就是这么说的……”秋子低着头，把手帕缠绕在手掌上。

“好了，这个问题暂时就这样吧。”刑警说，“阿部夫妇也同行，是昨天突然决定的，以前也有类似这样的决定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为什么这次会这样呢？”

“说是人多热闹，昨天我丈夫突然决定，给阿部先生打了个电话，邀请他们也去旅行，听说对方满口就答应了一块去。”

“是吗？”

小村点着头，但心里的问题却很多。真锅公一为什么在出发的前一天才邀请阿部夫妇？为什么都出发了才告诉妻子？可是，对于这些疑问，秋子却一个也回答不出来。

“那么，请继续说吧。阿部夫妇一起去旅行是你丈夫在车里告诉你的？”

“是……那个，接着，就来旅馆登记住宿了。”

“请稍等。”

小村伸手制止了秋子。因为他想起了笠井的话。“登记的是夫人吧。据前台服务员讲，当时你丈夫并不在场。”

“是啊，在快到旅馆的时候，他停车一个人下车了。说是附近有个熟人，约好了在对面餐馆见面。”

“熟人？”

小村不由得提高了声音。他感到越说越离奇了。“什么熟人？”

“不知道。”

秋子干脆地说，“当时我也问过他，可是我丈夫只说是个一般朋友。”

“你说的那家餐馆的名字是什么？”

“是来这里的路上叫做‘OWAITO’的店。啊，是这家。”

说着，秋子从旁边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火柴盒，放到小村的面前，“就是这个店。”小村拿过那个火柴盒，火柴盒是一个印着白版黑字“OWAITO”，设计很简单的画面。背面印着地图，确实就在旅馆的附近。

“这个怎么会在夫人手里？”小村拿着火柴盒问道。

“在餐馆前分手时我丈夫给我的。他让我订好了房间就打电话告诉他，随后直接来房间，这上面有电话号码。”

“这么说，你丈夫在进这个餐馆之前手里就已经有这个火柴盒了？”

刑警的意思，秋子好像一下子还没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

“嗯，是的。是这样的。大概以前来过吧。”

“好像是。”

小村看着这个火柴盒，然后递给旁边站着的警员，又把视线转向秋子，“所以，夫人就一个人去旅馆，并且到前台办理了住宿登记？”

“是的。然后我一个人进了房间，给那个餐馆打了电话。”

“那时，你丈夫说什么了？”

“他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现在就到旅馆去。”

“事情办得很快呀。”

小村观察着秋子的神情说。但是她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变化，只说了句“说的也是呀”。

“接着你丈夫很快就到房间了吗？”

“大约十分钟后就到了。”

“然后呢？”

“他问我阿部先生他们住哪个房间，我问过前台，知道是在212，我丈夫说他要过去看看就出去了。”

“你丈夫是一个人去的吗？”

“是的。当时我也要去，可他说只去打个招呼就回来……”

小村双手抱在胸前，又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

秋子继续说：“过了一会儿房间的电话响了，我拿起了话筒，是我丈夫打来的。他说正在阿部他们的房间里，要在那里坐一会儿，让我也过去。于是我就去了。进去后看到我丈夫一个人在那里喝啤酒，阿部先生躺在床上睡着，芙美子不在房间里。”

“请等一下，你到那个房间去的时候，阿部佐智男已经在床上躺着了?”

秋子像是咽了一口唾液。“是的。当时我还问了丈夫，他说阿部先生有些累了就先睡会儿。我又问芙美子去哪儿了，他告诉我说去买东西了。”

“此外再没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可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

接着她像突然感到寒冷似的搓着两手。

“当时你丈夫已经在喝啤酒了吗?”

“是的，并且还让我也喝一点儿。”

“然后拿出杯子给你倒了啤酒吗?”

“嗯。”秋子点点下颌。

“你喝了吗?”

“没有，这个……”

她闭上嘴低下头，拿起放在膝盖上的手帕，擦了一下眼角。“我正想喝，可就在这时，我丈夫他突然叫起来，一脸痛苦的表情。我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只是痛苦地挣扎着……然后就一动也不动了。就这样他就死了。”

她把手帕打开，擦着眼睛。

“接着你就给服务台打了电话吗?”

她点点头。

“夫人，请你再仔细想想。”小村低下头看着她的脸说，“在你丈夫出现痛苦表情以前，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吗?或者你丈夫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秋子把手帕从脸上拿开。双眼全都红了，连鼻子也是红的。她就这

样歪着头。

“噢，我想他只是在喝啤酒。”

“那杯啤酒是你丈夫自己倒的吗？”

“是的……”

这样说了后，秋子突然抬起眼睛，朝远处看。“怎么了？”小村问道。她目光呆板地转向他。

“当时，我看杯子里的啤酒太多了……我就……就往他的杯子里倒了一些。那时他正从冰箱里往外拿小菜。”

一丝疑问在小村的脑海里闪过，但这从另一方面，也让他感到案件的核心虽然朦胧却可以看清了。

他控制着这种情绪又接着问：“喝了那杯啤酒后，你丈夫就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吗？”

“嗯……那个啤酒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我想也许是吧。”

突然，秋子的脸上现出了无法形容的复杂表情，她意识到也许该死的是自己，现在是丈夫替自己死了。

“我明白你说的了。”小村警官站起身来，“也许要以杀人案展开调查。为了尽早查明真相，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秋子深深地低下头表示感谢。

“拜托了。如果这是谁策划的谋杀，请一定把犯人抓起来。”

“我保证。”

小村警官看着她答道。但是在他的脑子里，却正在考虑这桩案子该从何处着手。

第六章

好像喊叫似的说了这一句后，芙美子便低下头咬着嘴唇。

沉默了一会儿后，小村警官说：“夫人，请冷静些。下面我要问你一些问题，请你认真考虑后回答我。”

芙美子看上去有点儿紧张，小村有意识地放慢了语调。

“你为什么说真锅秋子是凶手呢？”

芙美子的嘴唇稍微动了动，但没有出声，先咽了口唾液。

“这么说是……是因为只有她活着呀……罪犯不是她还会是别人吗？”

小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芙美子有些紧张似的避开了他的视线。直觉告诉他对方隐瞒了什么。

“还是说那件事，这次旅行为什么夫人没有一起去呢？”

“这个……那是因为我丈夫说他是和真锅先生一起去。”

“真锅先生？是指真锅夫妇吗？”

“不是，是真锅公一。我丈夫说真锅先生邀他去打高尔夫球，今天早晨走的。”

“请等一下。”

小村伸出右手让她停下，“按照你的意思，这次旅行只是两位先生一块儿吗？”

“是啊。所以，现在看到秋子也一同来了我觉得很奇怪呢。”

“可是秋子夫人说，本来只是真锅他们夫妇二人来旅行，直到昨天才急急忙忙地邀请了阿部一家呢。”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芙美子抬起了头，“我丈夫被邀请去打球是在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真的是这样。”

小村又看着夫人的脸，很难判断她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在撒谎。可是她如果是撒谎的话，那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小村想起了佐智男车子的后备厢里的高尔夫球杆，而真锅公一的车

子里却什么也没有。

“明白了。可是真锅公一对她的夫人秋子说的却不是这样。一直是说是他们夫妇一道去旅行的啊。”

这时芙美子开始摇着头：“不可能是那样。”

小村点点头。这个点头与其说他同意了对方的说法，倒不如是在表示不可思议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而这些不可理解的地方，又都是破案的关键。他的脑子里瞬间闪过了一个希望：也许会得到破案的线索。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小村看着美美子说，“在你得知了出事以后，马上就想到罪犯是真锅秋子吗？”

“嗯，这是……”

她又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我想这是直觉吧。”

“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

“是的。”芙美子稍微提高了声音，“毕竟活着的只有秋子一个人啊。”依然是刚才的观点。

“如果案件的真相果真如夫人所说的那样，那么，动机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秋子夫人为什么要杀死这两个男人，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是……”

芙美子的视线游移不定地漂浮着。还是有什么没说啊。小村警官心想。

“夫人同秋子夫人大学时期就是好朋友吧？”

“嗯……”

“这就让人弄不懂了。能怀疑这么亲密的朋友，除非是有充分的理由。”

现在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让人觉得她是在犹豫着什么。小村警官决定一定要忍着等她开口，可没想到她很快就睁开了眼睛。

“我丈夫……他有外遇。”

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芙美子用非常清晰的语调说。以至于小村警官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啊，你说什么？”

“我是说他有外遇。”

她又重复了一遍。“而且，那个女人……就是秋子。所以，现在我

们已经不是好朋友了。”

小村在刹那间屏住了呼吸，然后又慢慢地吐了口气。嗯，果然是他想。突然间他好像理解了刚才芙美子坚持说秋子是凶手的心理状态。

“你是说阿部佐智男先生和真锅秋子夫人他们两个人有婚外情?”

好像是提醒对方似的小村又问了一遍。她紧闭着双唇，点了点下颌。

“你丈夫他们知道你已经发现了他们的事了吗?”

“不，我想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吧。”

“你认为他们的婚外情和这次的案子有关系吗?”

“秋子她——”说着，芙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肯定是她有外遇的事被她先生知道了，所以，她才把公一先生给杀了。把我丈夫也一起杀了，也许是因为她要跟他了结过去的恩怨。”

“是因为公一先生知道?公一先生知道秋子夫人有外遇的事情吗?”

“是的，是我告诉他的。”

“噢?”

小村重新审视着眼前这位夫人。她居然在知道了丈夫有外遇后，首先做的不是找丈夫算账而是去通知那个女人的丈夫。

“这件事情夫人是怎么知道的?”

“我觉得他最近有些反常，所以，就请侦探……啊，就请兴信所调查我丈夫的行动。”

“兴信所是什么?”

“那是……”

芙美子变得吞吞吐吐。

“我们需要确认呢。”小村说，“不是不相信你，但是不把所有的问题弄清楚是不能得出结论的。”

她这才小声地说是“侦探俱乐部”。

“侦探俱乐部?啊，是这样啊。是你委托他们的吗?”

小村也听说过这个机构，是专门吸收有钱人为会员的一个机构，可是阿部夫妇好像不是那种有钱人。也许现在他们也把会员弄得平民化了吧。

“这样说的话，你手里应该有抓住他们秘密约会的照片了吧？”

“不，我全都给了真锅先生。”

“给了真锅公一先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上个星期五。我到真锅先生的公司去告诉他秋子和我丈夫的事情，那时是带着照片去的，当时他说他用自己的办法解决，就把照片全都要去了。”

“在你告诉他之前，真锅先生不知道这件事吗？”

“是的。不知道。”

“当时他很生气吧？”

“这个……大概他是个感情轻易不外露的人吧。”

知道了真相的真锅公一到底想要做什么呢？小村的双手握在一起，自言自语地说着，从秋子所说的情况来看，好像他还没有对妻子质问什么。

“从知道你丈夫有了外遇到现在，夫人你都做了什么呢？”

“没有，我想都让真锅先生来处理吧。”

“在这种情况下他邀请你丈夫去打高尔球——你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想了。”

芙美子肯定地说。“我想在打球时只有他们俩，应该会问他那件事情吧。”

小村感到这种解释也算合理，不过，还应该有更多的想法。

之后，小村又问了一些关于阿部佐智男最近有没有异常情况，芙美子说好像他并没有发觉妻子已经发现他有外遇，所以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第八章

案发后第三天，小村和武藤到东京去了，首先是要找那天参加同学聚会并一直和秋子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叫山本真子，经营着一家美容院。

“嗯，是啊，那天我和秋子一直在一起。从晚上六点多钟集合直到夜里十点多钟大家都在一起。因为以前我和秋子就很能喝酒，那天也是喝到最后的，我们始终在一起呢。那么，她出什么事了吗？”

为了谨慎起见，两名刑警又给参加同学聚会的其他几个人打了电话，大家都证明秋子确实当时都跟大家在一起。这就是说照片中那个和阿部佐智男在一起的女人并不是秋子。

接着，刑警们又在阿部芙美子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同侦探俱乐部的人见了面。侦探们这几天也曾同芙美子联络过了，但是她一直都不在家。

在离约定的时间还差一分钟的时候侦探们出现了，是两个穿着黑色服装的男女。只要看一眼就能感到跟普通人有所不同。

小村警官向侦探们说明了情况，强调了请侦探们协助调查的必要性。侦探表示只要委托人同意，他们就可以协助警方调查。

“上上个星期一，阿部芙美子委托你们调查她丈夫的行动，没错吧？”

“没错。”

男侦探回答，是没有抑扬顿挫的呆板的声音。

“星期四就终止调查了。”

侦探说明了那个星期三佐智男的行动。基本上同芙美子所说的一样。

“没有照片吗？”

“嗯，因为当时她说连底片也都要，所以全部都给她了。”

小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秋子的照片，其他的都是一些无关的女人的照片。

“和佐智男有关系的女人在这里面吗？”

侦探和他的女助手一同仔细地看那些照片，在这期间他们的表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小村解释说看看这些照片中是不是有他们觉得熟悉的人。

“那天的那个女人看不清楚，所以，只能说有些像的是这个人。”

说着侦探把秋子的照片挑了出来。

“明白了。”

小村很满意地又把照片装进了口袋。看来芙美子没有撒谎。

“这个女人就是那天的那个女人吗？”侦探问道。因为请自己协助，所以，也不能对案件不闻不问。

“不是，好像不是这个女人。芙美子夫人可能是错以为是这个女人了。为了证实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似到可以认错人的程度，所以，我们来请你们看一看。”

“啊，是啊。”

“真的很像啊。这个女人叫真锅秋子，好像连她的丈夫都错以为照片上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呢。”

“那个照片给这个叫真锅秋子的丈夫看了吗？”

“是啊，好像芙美子当时很生气。”

接着，小村就把芙美子到真锅的公司去了的事情告诉了侦探们。

“听说当时把所有的照片都给了真锅公一。那么，真锅把这些照片都怎么处理了呢？”

“为什么要处理掉呢？”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考虑呀。”

小村看着腕上的手表站起身来。因为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小村他们接下来要去的便是真锅公一的公司大营通商。在公司的会客室，真锅部下那位叫佐藤的年轻职员接待了来访的刑警。佐藤还记得阿部美美子来公司的事情。

“先是打来了电话，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当时她确实说她叫阿部。”

“见面以后，真锅先生回办公室时的表情怎样？”

“回来后部长的情绪很不好。”

佐藤的声音低了下来，“一直不说话，我想一定是那个叫阿部的女

人说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至于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佐藤却并不想告诉小村警官。

“会见那个叫做阿部的女人时佐藤小姐没在场吗?”

“嗯。不管怎么说这是部长的私人谈话。不过，那个女人从会客室里出来时碰巧有人看到了，要把他们叫来吗?”

“好啊，为了确认一下。”

佐藤说了句“请稍等片刻”，便出去了。大约过了五分钟，便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进来了。男的是松本，女的是铃木。

“松本君看见了那个女人正从会客室往外走，铃木小姐是在送茶时看到的。”

“是吗?对了，是这个女人吗?”

小村警官把芙美子的照片拿出来递给那个女青年。她只看了一眼便点着头说：“没错，就是她。”

他又让那个叫做松本的男青年看，可是他马上摇摇头说：“不是，不是这个女人。”

“不是吗?请再仔细看看。”

于是松本就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但还是用不认可的表情说：“确实不是。是比她还年轻的女人。戴着眼镜，是个很漂亮的美女，而且打扮也很出众，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小村想。那天真锅还见了芙美子以外的女人吗

“啊，刑警先生。”佐藤用有些犹豫的语气说，“铃木小姐说的就是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所以，这没有疑问了吧?而松本君见到的我想应该是另外一个女人。”

“谢谢，好像是这样的呢。”

收拾着照片的小村警官也产生了怀疑。他又一次看着松本说：“那个年轻的女人也是和真锅先生见面的吗?”

“是的。”

“那是什么时间?”

“我想那时还不到三点。那时我到自动售货机去买咖啡，正好那个

女的从会客室里出来了。”

“啊，这么说——”佐藤插嘴道，“是在同那个女人见面之后，部长才同这个叫阿部的女人见面的。我记得部长在电话中让她三点钟到会客室来。”

“是吗，这样就可以解释清楚了。”

小村同意地点点头。不过，他依然惦记着那个年轻女人的事情。

谢过佐藤他们后，小村和武藤离开了大营通商。至此他们基本上把案件的真相推理清楚了。

第十章

两天后的晚上，芙美子到秋子家去了。只有她们两个人一起喝酒。

“因为我说错了话才引起这么大的麻烦，真的很抱歉呀。”芙美子举着酒杯说。

“行了，别内疚了。谁让我家那口子不好好看清楚呢，并且还连累你丈夫也死了。”秋子说。然后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一会儿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

“啊，真奇怪。其实这样的剧情已经是老掉牙了。”芙美子被酒呛了一口，笑着说。

“尽管我很讨厌这样，不过却很刺激。”

“不是什么刺激的事情，倒是确实值得称赞的呀。”

说着，芙美子想起了好多天以前的事情。

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秋子发觉自己有外遇的事情被丈夫发现了，所以急着找芙美子商量。当然那个男人不是阿部佐智男，是她在OL时认识的一个男人。

秋子的烦恼是，公一很可能因她有外遇而跟她离婚。其实，开始时秋子跟那个男人只想玩玩而已，并没想要和丈夫离婚。如果离婚的话，那么秋子可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如果他死了就好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也希望他死呢。”

芙美子说的是自己的丈夫阿部佐智男。他年纪都这么大了，可是收入却没有增加，自己根本无法实现当初所希望的那种生活。最近，她把瞒着丈夫买的股票出手了，可没想到股价暴跌，虽然佐智男还没发觉，但银行的存款差不多都花光了，并且还欠下了巨额外债。每次在想补救的办法时，都冒出佐智男能不能遇到个什么事故意外身亡什么的。因为佐智男参加了一个高额的生命保险，同时她也觉得佐智男没有作为男性的魅力。也许是两个人年龄相差太大的关系吧，两个人在一起时好像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再加上没有孩子，所以，她越来越憧憬那种自由浪漫的单身女人的生活。

最初她们还只是半开玩笑地说着，可是渐渐地都认起真来，当真商量起杀死自己丈夫的事情来了。两个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设计让真锅公一先把阿部佐智男杀死，然后再错把自己杀死，这样就算警察追究的话也能够逃脱。

首先芙美子告诉佐智男说他们夫妻二人到伊豆旅行，当佐智男答应后就让他预订旅馆。接着秋子要让公一同意跟芙美子他们夫妻一道去旅行。公一同意后，秋子预订他们夫妻的旅馆。等到出发的两天前，芙美子再把真锅夫妇也一起去的消息告诉佐智男。出发当天的早晨，芙美子突然说自己娘家有急事让丈夫佐智男开车先走。因为佐智男不想跟芙美子的娘家有太多的交往，所以就正如妻子所希望的那样，先行开车去伊豆了。而前一天晚上芙美子则悄悄地把高尔夫球杆放到车子的后备厢里。把佐智男送走之后，芙美子立即离开家租了一辆车快速赶往伊豆。

另一边，秋子在那家名为“OWAITO”的餐馆门前让公一把车停住，告诉公一“芙美子他们会在这个店和我们集合。我先到旅馆去办理住宿手续后就过来，请你先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等他们吧”。

公一当时有些奇怪，还问了为什么要在这个店里集合，但秋子找了个理由就给敷衍过去了。在旅馆门前，秋子同芙美子会合。接着，秋子到前台办理了住宿登记后，两个人就到佐智男的房间去了。看到芙美子这么快就来了，佐智男还有些吃惊，但也没想太多。

氰化钾是秋子事先从公一弟弟的工厂里拿的。佐智男喝下混有氰化钾的啤酒后立刻就死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芙美子和秋子在做这些时竟然一点恐惧感都没有。把佐智男搬到床上弄成睡着了的样子后，芙美子就离开了旅馆开车往家里赶。秋子则往“OWAITO”打了个电话请服务员叫公一，说芙美子他们已经到旅馆了，让他直接来212房间——也就是阿部佐智男的房间——就行了。

一会儿，公一进来后，秋子让公一先喝点啤酒，接着就出现了前面秋子给服务台打电话呼救的一幕。

“整个计划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佐智男和秋子约会的情景。”芙美子呵呵地笑着说。现在的她正为自己的这个创意而陶醉。

那个星期三的晚上和佐智男进入情人旅馆的其实是芙美子自己。她去租了一个和秋子的发型很像的假发，戴着太阳镜到吉祥寺去见佐智男，跟他说即使是夫妻偶尔到情人旅馆这种地方来也很有趣，所以，佐

智男很容易就同意了。本来他也是个喜欢这样做的男人。

芙美子到真锅公一公司去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告诉他什么外遇的事情，只说在公司附近办事顺便来聊聊。

“也真走运呀。”

秋子说：“那天公一的情绪好像很不好。所以后来警察去调查时，还真以为是因为你说了外遇的事情呢。”

“也许是菩萨在保佑我们吧。”

“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品行好吧。”两个人调侃着不由得又笑了起来。

不久侦探俱乐部的人就来了。

听到门铃响了，秋子便去打开了门，见门外站着一男一女。秋子问他们有什么事，那个男人说：“有东西送给你。”

“什么东西？”

“这个。”

说着，侦探拿出一些照片来。接过照片的秋子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那里有自己和一个男人秘密约会的情景。

“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你丈夫让我们调查的。”

说这话的是那位女的。低而稳重却很响亮的声音。

“我丈夫？”

“对。真锅先生在三周前委托我们调查夫人的行踪。”

“是吗？我丈夫……很抱歉，他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说着，秋子就要撕掉照片。这时，那个女侦探说：“他已经知道了呢，所有的一切。”

秋子的手一下子停了下来：“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女侦探又重复了一遍。“他委托我们后不久我曾到真锅先生的公司去了一次，并报告了调查结果。那时他就看了这些照片。”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已经无法让自己再等下去的芙美子过来插嘴道，她感到了自己心脏跳得极快。

女侦探说：“就是那个星期五。据警察说那天你也到真锅先生的公司去了呢。”

“啊……”

芙美子完全蒙了。侦探先于自己同公一见了面，他得到了秋子真的有外遇的报告后——

“如果把这件事告诉警察，那么，事态就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吧。”

侦探的笑容令人毛骨悚然。

“目的是什么？”

秋子瞪着对方问道，但是侦探的表情依然没有改变：“没有目的。相反，如果把真相公开的话，我们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害，成为被犯罪巧妙地利用了丑角，这会降低我们的威望。话又说回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容许任何人利用侦探俱乐部来实施犯罪。我们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觉悟的，所以才要揭露你们的阴谋。”

“但是你们没有证据。”芙美子说，“你们打算拿什么来证明呢？”

听了这话，侦探用悲哀的目光看着她，慢慢地摇摇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呀。如果我们认真的话，大体上的事情我们都会明白的。例如，你去伊豆是用什么方法去的呢。应该是租用汽车吧？因为是我们想象的呀。”

“……”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找到证据的。”

“那种事情又不是通用的。”

“啊，这又怎么样？如果巧妙地伪装的话，就可以蒙蔽世人，让大家相信。这次你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等一下。”

秋子把充满了依赖的目光投向侦探：“是为了钱吗？那样的话还可以想法子呀？”

但是侦探摇摇头：“这次的事情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侦探俱乐部会员的入会标准降得太低了，所以，我们才会卷到这种事情中来。”

侦探转过身去，女助手也随即转过身去。

“再见。”

说完，二人便消失在黑暗当中。